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

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

曰

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

一作

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

一本無趙字

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

曾劉一事

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

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

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

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

效孫

作

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壤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

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

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

曾本無臣字

以為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鞏子

史記作暴子

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

斬刻

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

勝鞏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

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

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曾本作姓

勝兵以止戍大

二

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

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

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

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

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審之及

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

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

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衛効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

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三

三

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
 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
 憂也臣使長信侯請无内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
 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
 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
 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
 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

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

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

死劉本作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能得之於

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

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

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

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

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

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

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亦王何益若誠不劉魏便魏曾魏雖封髡亦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

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

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憲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憲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

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之趙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六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

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

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

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

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

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

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

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盡有

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

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

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

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

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所

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

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

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止之城堉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

鴈行猶頓行也

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八
 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
 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
 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
 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
 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
 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
 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
 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

邯鄲抱葛薛曾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
 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曾作姑密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
 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
 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
 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
 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
 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趙也
 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
 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
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
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
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
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
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
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
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
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
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

九

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
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
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
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
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
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
楚也所用者樓癘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
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
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
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癘樓癘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

高氏戰國策
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
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
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不合於齊
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
以為用內得樓。癘翟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
乎

策卷第二十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
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
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
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
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
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
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

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

闕文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

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

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五里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宐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

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无久字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

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

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

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一本漆以

字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

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

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

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

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二

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

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

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為姦不能禁

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

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

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

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

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

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

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

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

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

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

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

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

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

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

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三

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是并制

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

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

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

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決大字

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

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

一作部

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

相秦必置相不聽之

一本無之字

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

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

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

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

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

連

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

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

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

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

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

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

如陰侯

一作使

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

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

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

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

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

王曰秦之

曾無之字

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

稟列

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

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

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往見王曰今之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

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五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用資也

臣曰用雖

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

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

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

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遁寡人入

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

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

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

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

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筴之臣無六

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

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

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

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發兵

也 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而人知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忘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

謂安陵君曰君

一本無君字

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

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

一本添吏字

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父

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

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

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

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

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
 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
 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
 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已字為人臣之義矣豈
 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
 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
 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

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
 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
 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
 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
 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
 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
 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
 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
 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
 矣其自纂繫繫也謂帽覆也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

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福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

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能死之弗能

棄之劉無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

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

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

之一本作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

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

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

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王

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

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

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

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

必合一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

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九

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
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
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
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
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
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
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
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
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

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

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

天曾劉作休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

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

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

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畢韓王曰成畢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
 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
 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
 果取成畢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畢始大成午從趙來
 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
 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鞏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跼錢作帖足而射百發不

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

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鍔鐵幕革挾吠芮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

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

延篤戰國策音義雞口作雞尸牛後作牛從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後人因史記改尸為口改從為後

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鞏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

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

民之所食大抵豆飯

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

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

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

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二字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裭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

事

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連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三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己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連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三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

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秦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

不如貴昭一本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

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

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

恐山東之無以割地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

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

廣折馳割即見上文

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

畢魏順謂市止君曰五國罷必攻市止以償兵費君資

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止市止君曰善因遣之魏

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四

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

曰天下罷必攻市止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止五國

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止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

攻市止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止存

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

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疆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鄭疆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為謂大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疆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

連

之是以九鼎印錢劉甘茂也作印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

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

韓為一一本作韓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五

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

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為公仲謂秦

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

大說杜聊

五 樂列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

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

一作

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

六

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

劉作也

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

彙刻

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

以率為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

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

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

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

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

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

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

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

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

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

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

是與甘茂公孫郝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

劉作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

舊作若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

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

錢有或字

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

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

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

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

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

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

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

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

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

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

提行

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郟一作郟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劉無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

提行

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

九

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
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
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傲

錢無傲字

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

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為王之楚王
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

矣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

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

一作魏

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强而君用之弱其於

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

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
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
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

蘇代為

劉添謂字

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

常仗趙而畔楚翹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
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此處為書影印之文字，因字跡模糊且被水印覆蓋，內容難以辨識。依稀可見「公...」、「...」、「...」等字樣。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名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驛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

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我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

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以去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

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

錢劉一作復

反且示天

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

韓臣

集錢劉曾作辰

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

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圍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

三

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

許也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橋以作矯

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

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

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

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

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

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

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為太子弗聽齊

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

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

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

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

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

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

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
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
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
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
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
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
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
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
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
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
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
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
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
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
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
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

五

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

連

連

子反棄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

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

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也一本添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

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

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曾

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

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

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羸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
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
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
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
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

七

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
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
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
知誰子政姊劉有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
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
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
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

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九前四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

曾作中

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困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宥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困束之是

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豨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

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

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

以天下事

錢作子

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

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

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

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公行之計是其於

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

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

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

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

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
 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
 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
 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
 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
 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
 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
 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
 鞞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鞞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
 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
 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
 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
 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之以固交也

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
 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
 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

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

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

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

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

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

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

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

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

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

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

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

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

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

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

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

定天子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

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

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

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

高氏戰國策 策二十八 雅雨堂

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四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

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曾劉無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名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驩計之非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

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

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三本

一作蓋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

不告韓

或錢添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也

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

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

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

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

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

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

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

連

楚公仲說士

錢作仕字

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

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

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

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

入入曾有下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

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

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

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誣之秦之強首之者珉

連

六

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

曾作坦

遠薄梁郭所以不及

魏者以為成

劉作成

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

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

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

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

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劉本作也貴

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

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

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

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

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

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

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

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

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

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

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

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

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

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

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

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

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

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

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

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

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

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

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

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

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

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

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八

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

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名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為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

三本同安無謂字

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

大國惡有

曾本作惡有

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

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豐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

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無一

此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曰子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

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十前八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

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

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

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

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

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
郭任以莖請講於齊趙

曾本更添齊趙二字

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
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
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
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
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
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
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

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
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
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
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
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
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
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
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
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

來而燕王不館

曾本云史作不官

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

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

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

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

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滄汙武王之義而不

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

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抱梁柱而死

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信至如

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

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

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

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且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

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

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

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

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

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

三 藝刻三行 下半壞填 字補全

藝刻添 二字 藝刻添 四字

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藥剗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過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

四

藥剗添
二字

古作裁或作才今作纔其義一也

高氏單臣第
五
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壑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

五

甲有大數矣

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二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

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

連。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連。

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塋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八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

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

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

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
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
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
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
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
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
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
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

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
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
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
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
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
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躡一作履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

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

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

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

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

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

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廉如鮑焦史鮒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

尾生高即論語之微生高尾微聲相近據此確然可信

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塋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守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止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

稟刻

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

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三
 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
 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
 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塗嘗有之其丈夫官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
 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
 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
 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
 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

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答之故
 妾所以答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
 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
 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
 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塗
 賤媒謂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
 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

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
 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

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

絲古搖字康成注禮步搖作步絲

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

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

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

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

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工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

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

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

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

劉作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因以破

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郟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

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郟隘為楚罪兵困於林

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

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

陵曾改馬陵作陽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

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

一
槩刻添
二字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峯三川晉國之禍既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
 反韓珉今名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
 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
 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
 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太紛之解而復合
 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
 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
 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
 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
 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
 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齊而為之取秦深結三
 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累燕奉陽君告
 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
 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
 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再逃桀而之
 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
 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

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壘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

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壘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

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
 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
 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成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
 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
 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
 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
 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
 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

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
 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
 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
 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
 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鄒臣臣之所重
 處重卯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
 猶剗剗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
 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

五
 剗剗添
 一字

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壑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叅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賤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剽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

斬剗

后曰賴得先生鴈鷺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壘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

六

車制衣為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

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

七 燕列添

燕列添

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
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
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
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
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
者字為將軍久暴露
於外故名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
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
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
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
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

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
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
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
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
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止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

廣圻按五字是

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愜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

子肯而不悔子肯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
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
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
或字

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

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
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

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

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

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

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

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陵

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

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

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

高比戰國策
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土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

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壑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

兩誤為雨春秋後語以雨不協
蚌改為蚌脯失之甚矣兩自與
蚌協何得改以協韻乎

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

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謠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

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關口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一本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

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子一作代謂燕相曾作子

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

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

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止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

高比單國策
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
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
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
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
作反于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
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
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
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

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
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
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鄢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鄢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
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
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
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
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
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

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

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

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制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

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三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

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
 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
 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
 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
 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
 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
 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
 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
 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
 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
 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
 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
 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
 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
 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

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已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

五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使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無荆本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

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

王懸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作秦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

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

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

高氏單國策 第三十一 雅雨堂

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
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搃抗一搃抗字曾
錢作搃抗
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
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
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
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
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
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
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七殺人不敢與
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

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

曾作不

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

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

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監子也今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

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

而歌爲變徵

一作
濮上

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曾作
後

爲慷慨

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

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

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抵抗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怨曾作

急劍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

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

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軻秦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

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八

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

高比單國策 策三十一 雅雨堂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
 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
 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
 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
 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
 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
 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
 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九後三行

戰國策卷三十二

宋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
 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
機械雲梯之屬也 墨子

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 往見公輸般謂

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

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義不殺王而攻

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

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

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一作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

此為何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

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下民宋所謂無雉兔

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榱桷

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

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

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

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君懼東

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

文子止之曰南文子是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

來來敢移兵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

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

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

緄古本切織成章也繩也又緄音同大束也

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

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

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

也如常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

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患自此卷尾曾本皆作

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也以待下吏

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

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

亦悅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也故兵

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

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

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

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

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

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時蘇秦為宋謂齊

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

也睢陽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

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益亦過也若戰不

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也此臣之百戰百

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彼謂魏戰

上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眾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

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鱣續云新序爵生於城之陬康王

之子剔成之弟驥王鵬也羽蟲之孽也陬隅也五使史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肯黃祥也

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也無道不敢正對故

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

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

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

示勇剖偃之背剖劈也鉅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

馬氏戰國策 策三十二 四 雅雨堂

縣刻添四字

三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
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駒駝也四百乘也璧玉環

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

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

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

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

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

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

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

南文子即子南牟彌所謂衛將軍文子公子郢之子也郢字子南故以父字為氏

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

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

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為

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

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

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

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

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

高氏戰國策 第三十二 雅雨堂

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病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

藥列添一字

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

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

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

之日久矣温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

出至郎門續作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

事者而以示不故為此事秦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

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富術謂躬順且曰子聽

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躬順且者也人生之所

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

諸所行為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縹錯挈薄也羣臣盡以

為君輕國而好高麗縹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用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

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

謬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

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

死子制之嗣君死躬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縶錯

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肯靡逃之魏肯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

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肯靡無

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

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車至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

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

連

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

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

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弊剋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六後八行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

文侯魏相子之孫也殘滅之也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

魏并中山必無趙矣

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

公何不

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公子傾魏

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

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

廢其王

伐中山使不得稱王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張登中山

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

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
 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
 小而二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
 尚且聽命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也
 不敢貳也必為趙魏不敢稱王而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
 親附趙魏以自昵也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
 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名中山與之
 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名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

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
 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

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此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

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
 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

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
 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

其君也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以為已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

名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
 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名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
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
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
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侂名於我侂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平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

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

山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

一作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

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

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

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

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

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王行二

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

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

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

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

馬氏戰國策 策三十三 雅雨堂

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

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

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

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

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

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

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

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熹使趙為已求相中山熹中山臣也使於趙為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

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為相也中山君出司馬熹御公孫弘參乘

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

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熹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

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

使來為司馬熹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熹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

馬熹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

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

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由君弗與司

屬近也漢昭帝曰將軍都羽林屬耳猶言近耳

司熹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熹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熹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熹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熹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

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矚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熹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熹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熹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

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熹曰
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
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

主父趙武靈王也

使李疵觀之

疵趙臣也

李疵曰可

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
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
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
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

連

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也

亡走有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

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

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

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

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

滄之施而有

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

怨重也羊羹不徧

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

二人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
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

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
 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
 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
 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
 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
 饗飲食舖餽吳謂食為餽祭鬼亦為餽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
 靡依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
 之比同憂趙人勦力勉力也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
 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

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

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

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

陵五校五校音胡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

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

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六

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

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

也浮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

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

言十分死其七

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

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

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

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

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戰亡必死無還踵者

楚人自戰

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也

莫有鬪志是以

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

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

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

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

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

七

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

會稽之時也

越王勾踐為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

以今伐之趙必固守

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
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
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
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
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
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
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
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
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

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
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
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
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
勝天下之威大邪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
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宐死卒不
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
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
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乾隆乙卯六月下旬臨惠氏半農閱本廷檮

嘉慶庚申九月借士礼居顏千里校宋本照校以丹墨分別影抄与宋槧十三日校畢廷檮記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槧接曾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二

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

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字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它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

高氏輯國策
二
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三
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
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
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
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
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
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
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

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
籤遂為定本可以脩寫黃本入祕閣集賢本最脫誤然
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元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
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
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
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

空一行

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
 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
 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
 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
 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
 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疏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
 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
 不能無疑焉如用塋惡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
 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革作唐史釋音
 釋武后字內塋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

四
 藥本止
 於此

然塋乃古地字又塋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
 於惡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
 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
 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採
 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
 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
 者或見於佗書可以異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之為漬水
 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
 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

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

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采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戰國策經鮑彪殺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

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晒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牧翁謹識

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牧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

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
補注標舉行間空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牧翁云天啓
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
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
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

庚寅冬牧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
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
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訛字粹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
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已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日孟冬暇日

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為全璧
云敕先





